師伏堂春秋講義

師伏堂春秋講義序

清興二百七十年

國家務變制度參中外諸法崇善革惡政治惟乂

詔各直省皆設學堂以廣教育於是湖南因嶽麓城南書院基趾改建高等中路師範學堂自理化輿圖體操算數諸技莫不有學而皮君鹿門實掌經史君於經無非通曉其治春秋也久且篤爰特取經傳異同暨漢唐以來諸論辨折中旂正口講指畫日積月累已盈卷帙未及成書而君歿令子嘉祐析爲二卷因屬余爲之序余觀君之意深矣夫春秋爲尊王之書當孔子時周室衰微五霸迭興名奉王朔實與曹操挾漢獻號令羣雄無少異君嘗論史謂操處漢之末高光明章之祚訖故敢爲奸雄子丕一傳而纂立五霸値周之衰文武成康之澤長故陽爲尊戴社稷傾覆而交扶然惟齊桓下拜受胙差得事天子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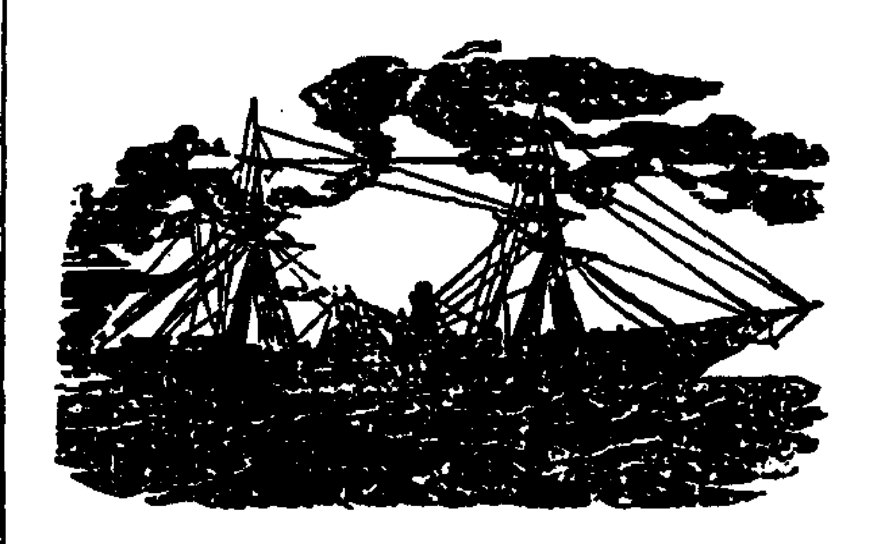
至於楚莊觀兵於周疆而問鼎晋文恃功於城濮而召王秦穆哀黃鳥而三良殉宋襄求諸侯而鄫子祀下逮夫差勾踐起自吳越陵中原僭王號正統之垂不絕如綫卽一勉强撑持議者猶識天之所壞爲不可支向微孔子作春秋伸大義於天下爲世亂臣賊子接踵繼跡何由延至七雄並立東西分裂尙建空名於諸侯之上必待祖龍出而後斬滅殆盡也哉以故世遠乎春秋而身處乎

本朝竊見

列聖相承文武成康之爲君師師相讓周召散閎之爲臣並至茲之時代一皆周也茲之朝廷一皆周也幾周室衰微是以諸侯恣肆今國勢未振是以外侮交乘迺孔子殁而經尙存雖不得爲孔子尊王何不可顯明孔子尊王之旨其爲意蓋如此故君之講義皆卽春秋之褒以褒今日之知有王者而華袞之卽春秋之貶以貶今日之不知有王者而斧鉞之俾吾湘高等師範學者皆具尊

王之心由是推之吾湘郡邑學者皆具尊王之心並由是推之各直省郡邑學者亦皆具尊王之心迨他日出而爲將帥則以其尊王而思佐
天子捍邊疆入而爲卿相則以其尊王而思弼
天子布政令將見周之祚八百年
聖清之祚甚或因之而億萬歲周至戰國散而爲二
淸至萬年統合爲一然則君所作雖曰講義其關係於天下國家豈小也哉惜乎其死矣不獲起之九原一與君細論春秋之此旨而君意之深世或有未盡知之者此余不得不申明之至於與君結交之本末與夫交誼之初終則皆可勿論也宣統元年三月一日同邑張紹齡序





師伏堂春秋講義上卷

善化皮錫瑞編著

御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謂凡著書者言理則虛徵事則實故雖言理義以垂訓不若借二百餘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見於此爾說者以為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比亦似非本意謹註言理則虛徵事則實此春秋所以借事明義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經止一萬八千餘字或首尾不備或經傳不合或細事而必載或大事而不書學者多以為疑唐劉知幾疑春秋之略不及左氏之詳宋王安石且疑春秋為斷爛朝報皆由不知春秋是借事明義必借以明義者則書之不必借以明義者則削之大約書者止什之一故一年止寥寥數事若每事盡載左氏傳十九萬字猶不能盡載當時之事何止萬八千餘字乎

借事明義、謂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如魯隱公非眞能讓國也、春秋借隱公之事以明讓國之義、謂隱公非眞能讓國者、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長而公歸政、隱公攝位十一年、桓公長而隱歸政、猶爲菟裘將老之語、遲回不決、以及於禍、是豈眞能讓國者乎、春秋善善從長、成人之美、隱公自以爲讓、春秋亦卽許之爲讓、不書卽位以成公意、而借以明讓國之義、據公羊傳、隱長又賢、爲諸大夫所扳立、是隱本有得國之道、乃自居於攝而讓弟、雖處置未善、要爲當時之所罕見、當時競爭之禍烈矣、叔段州吁、兄弟相殺、不守孤竹之節、日尋棫林之戈、聖人蓋然傷之、故貴讓而賤爭、删書始自唐虞、以堯舜能讓天下也、删詩風始關雎、小雅始鹿鳴、大雅始文王、周頌始淸廟、以文王能服事殷也、春秋託始於隱、亦卽此旨、且書其事之本末、以示法戒、法卽法其讓國、戒卽戒其處置不善、以及禍、是春秋借二百餘年行事、使是非得失著見於此之一事也、

借事明義又見於僖二十二年宋襄公戰於泓公羊傳以爲文王之戰不是過穀梁左氏傳皆非之案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明其義也據司馬法則宋襄所云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本古軍禮之遺古禮不行老子乃有以奇用兵之言談兵者謂兵不厭詐觀左氏傳所載皆設伏誘敵僥幸一勝以爲奇計宋襄獨循古禮宜世共迂之矣春秋有撥亂之義爭戰乃亂之尤者公羊能傳大義云疾始滅疾火攻深得聖人重民命傷戰禍之心以宋襄爲文王之戰亦得春秋借事明義之旨孟子曰仁者無敵荀子曰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宋襄若眞能行仁義何至於敗其所以敗正由仁義不足而徒持仁義之言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用兵率尚詐謀無一人能守仁義者獨有一宋襄能言之故春秋特加褒辭而借以明王者行師之義以爲後

世用兵者能如宋襄之言則戰禍少紓民命少損矣今外國通行萬國公法本名平戰條規彼國仁人君子傷戰禍之亟而著爲此書書言不妄殺掠頗與司馬法合蓋本墨子非攻之意春秋時宋華元向戌皆主弭兵其後墨翟宋牼亦以禁攻寢兵爲務豈聞宋襄仁義之言而興起者乎若以宋襄爲迂則外國用公法亦迂甚矣

借事明義又有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范甯駁公羊曰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案古今來任大事者無不參以權變而後能成功若一意孤行必多窒礙太史公曰爲人臣者不知春秋之義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言權惟祭仲一事此事大有關係不可以不辨祭仲事見左氏公羊實不同於范甯所說仲爲宋執事由追咎非有闚神器之心出忽立突皆先君之子亦無闚神器之事論者責仲

以其欠一死耳公羊傳曰宋人執仲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據公羊說則仲所以不死者正恐一死非徒無益且將君死國亡不如留其身以有待國不至亡世子或可復反其後世子忽歸於鄭仲所希望之目的已達矣又其後忽被弒公羊以爲祭仲亡矣則仲不任其咎左氏以爲齊殺子亹仲倘在而稱疾不往則仲有愧於孔父仇牧荀息二傳不同未知孰是即如左氏之說春秋取人亦惟取其一節借此以明知權之義而已權然後知輕重身死而君死國亡其禍重身不死而君出國存其禍輕避重就輕此之謂權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謂與常經相反而與大道相合祭仲未必眞知此義而其事有近合乎權者故春秋借以爲法

借事明義又見於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

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仇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厲鶚曰齊侯利其地滅同姓無親獸行而賢其復九世之讐此公羊之俗說案厲氏不知春秋借事明義齊滅紀利其地自不待言而假復讐爲名卜戰之詞如此激烈故春秋借其事以明復讐之義與復讐非深與齊襄也且魯莊忘父讐不報與齊襄借以深責魯莊也或恐人假復讐爲名開妄殺之漸公羊已辨之矣曰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詞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據公羊說諸侯所以必復讐者以朝聘必稱先君先君之讐不可通朝聘故不可並立乎天下諸侯以下不得有復遠祖讐之義若匹

夫任俠殺人報讎是謂亂民豈得以屬君借口朱子戊午封事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原本公羊辭嚴義正爲國君言之也國君復讎亦非易易越句踐燕昭王二三十年然後舉事南宋開禧北伐名非不正反致挫衂非失之輕舉乎必如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乃足以伸中國之氣

御案時月似時王所改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於王者蓋行夏時之志寓焉矣正者王事之始春者天道之始王所爲者系之以王天所爲者冠之以春三正迭用惟夏得天數王者上奉天時必以得天爲正蓋春秋爲尊王而作故以王法正天下春秋爲萬世而作故以天道正王道也謹注左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孔疏晉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

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時王之正月也朱子曰胡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遂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遂分明是九月十月案春秋據魯史成文魯史奉周天子正朔左氏於王正月中加一周字可謂一字千金孔疏解說極明朱子駁胡氏傳以周禮孟子證周改月並改時尤確據此可知孔子作春秋必不擅改周歷春秋三書無冰皆在春若夏正則春無冰不爲異又書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正則十月未必有菽也

御案以加春於王爲行夏時之志原本程子之說亦即漢人春秋改制之說也春秋爲尊王而作亦爲爲世而作兩義皆有之而兩不相妨春秋爲尊王作人

所易知如太史公云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以及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首止之會尊王世子之類是也春秋爲萬世作人多未解太史公云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漢人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而後儒不信謂夫子自云從周何得變改周法不知此甚易解夫子周人平日行事必遵周制至於作經教萬世不妨斟酌損益即如今人生於 本朝衣冠禮節必遵 國制至於著書傳世俟當道與後人采擇或以爲宜從古法或以爲宜用西法何嘗謂一定不可改聖人爲萬世立法雖非後人所敢妄擬而自周末諸子及國初船山亭林梨洲諸公其書皆有變法之意特讀者習而不察耳且古制與今異古正朔三而改三正並建示天下不私一姓周禮是周公作而正月正歲並列一周正一夏正是周本兼用夏正故夫子欲兼改從夏時而作春秋加春於王以寓

其意是改制之義與尊王兩不相妨也學者聞夫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之言初不爲怪而聞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之說則怪之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

御案春秋爲萬世而作推崇聖教義極宏遠孔子爲萬世師表春秋當萬世遵行此理甚明而人多不辨漢人云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歐陽修以漢儒爲狹陋曰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不知春秋本爲後王立法雖非專爲漢制而繼周者漢去秦閏位不數則謂春秋爲漢制法實無不可且在漢人自當言漢頌揚當代不得不然如歐陽修生於宋宋尊孔教即謂春秋爲宋制法亦無不可今人生於　大清清尊孔教即謂春秋爲清制法亦無不可孔子作春秋以治萬世自漢迄今莫不奉聖人之教即莫不遵聖人所制之法在漢言漢在宋言宋在清言清歐陽所疑何所見之拘乎今攷春秋之法實有通行於後世

者如三代時子丑寅三正迭見至秦且改建亥與天道更不合漢初因仍未革武帝始尊孔子用行夏之時一言而改從建寅於今不變是春秋加春於王實行夏時之志者其法已行於萬世矣他如春秋大一統後世廢封建設郡縣此用春秋大一統之義也春秋譏世卿後世除世爵行選舉此用春秋譏世卿之義也漢以春秋折獄董仲舒春秋決事一書久佚見於他書稱引者尙有數條多存矜恤之意以救漢法過嚴之弊此漢人以經術飾吏治也惜其實行春秋之法僅止於此而爲盲大義所謂始於撥亂進治升平終致太平者雖科旨具在未能遽見施行若能舉而措之安見撥亂功成於麟不復叔於後世也

春秋撥亂升平太平義見於張三世昭定哀爲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爲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爲所傳聞之世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

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春秋借事明義不必與事相合故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隱公非受命王也春秋於此託始卽以爲受命王哀公非太平世也春秋於此終卽以爲太平世聖人心同天地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有居九夷之心有學在四夷之語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據此可知聖人不薄視四夷故春秋至太平世天下大同夷狄進至於爵後人以攘夷爲春秋大義未足以蔽春秋也然當撥亂升平之時則不可不分內外此非聖心別異厚薄蓋言治必由內及外自近而遠未有不自治而治外者故用心先詳於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時之程度尙未進於大同華夷中外不得不加分別今中國一統無其國與諸夏之分而論治世之先後次序必先詳求內治而後再詳外交撥亂升平義當如是大同程

度且徐俟之然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近人謂春秋爲萬國公法非敢以西人所著之書擬聖人也聖經立義無所不包春秋一書實能包有公法之義如盟與戰公法所最重也今以春秋之義斷之古所謂盟今所謂約盟有載書約有約章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公羊傳注曰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以盟約束也是盟卽約之證注又曰凡言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太甚朋黨深背之生禍患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彼注是春秋譏盟惡其朋黨證以西人之事如俄與普神聖同盟實行專制是春秋之所惡者注又曰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而立邾婁慕義而來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據注是春秋雖惡盟亦取其有信證以西人之事如維也納之盟反諸國侵地法亂粗定此春秋之所取者左氏於桓十二年戰於宋傳責宋無信曰苟信不至盟無益也於僖二十八年

盟於踐土傳曰君子謂是盟也信是盟約重信今之公法同也公羊傳注於隱六年鄭人來輸平發例曰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偏戰謂約日宣戰所謂彼善於此也詐戰謂不先約而用詐尤春秋之所貶也左氏於莊十一年傳發凡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是戰亦重信今之公法同也証以西人之事如英法助土攻俄法助美立國美助古巴拒西班牙此春秋之戰彼善於此者春秋時勢與今歐洲諸國相似故講外交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惡盟尤惡戰公羊云古者不盟孟子云春秋無義戰是其明証而當撥亂之世程度尙未進於太平故春秋於齊桓之盟宋襄之戰不得不節取以明義下泉思伯意同詩人他如左氏之兵交使在其間赦囚皆禮而歸納斥候禁侵掠請戰先遣使過境必假道公羊之疾滅國疾取邑疾火攻大夫句不伐喪責吳子不假道証以公法往往相合講外交者誠不可不知也春秋時勢與歐洲相似者如齊晉秦楚

列土爭衡俄德法英羣雄競勝地若繡錯國於鼎立政府並倚權謀使才皆習縱橫此一似也周之天子僅能守府而不能不假其聲靈今之教皇亦等贅疣而不能不奉其宗教大權實去共主名存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羅馬之使亦列各國之前此二似也春秋諸侯與今歐洲諸國外列盟會內蓄詐虞名爲婚姻實懷猜忌其中各藏叵測而強以信實人奉載書以要神明持公法以藉口實此三似也春秋有弭兵之盟今亦有弭兵之會或英君哲相藉美名以售欺或志士仁人傷兵禍而強聒明知不能息戰而必託於禁攻兩伯爭先何殊向戌之請十字立會猶是宋襄之仁此四似也時勢既同則交涉應付亦同春秋之義可實行於今日

春秋大義誅亂臣賊子人人所知而前人之論過於寬縱後人之論過於苛刻皆未合春秋之旨謂前人之論過於寬縱者孟子去世衰道微邪說又作臣弑

君子弑父者有之是亂臣賊子由邪說爲之倡左氏采各國舊史以成文當時邪說雜在其內趙盾稱其忠欒書稱其德如周人之思召杜預解傳更揚其波釋例於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一條痛發君無道則應弑之義而弑君之賊皆由爲出脫劉逢祿謂左氏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飾也杜預爲司馬氏飾也杜預專阿左氏孔疏偏袒杜注與春秋誅亂賊之旨大相刺謬所謂過於寬縱者此也謂後人之論過於苛刻者春秋書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乃責備賢者之義穀梁云因其自責而責之是也歐陽修謂趙盾弑君必不止不討賊許止弑君必不止不嘗藥以三傳皆不足信夫從三傳之說未嘗不可嚴名教之防盾既書弑君而復見其名止既書弑君而又赦其罪正可見聖人執法雖嚴而待人甚恕穀梁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事非目覩何必翻前人成案使與親弑者同科乎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

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法已嚴矣宋孫復曰稱國以弒者國之人皆不赦也有王者作將誰一國之人而誅之乎欲申春秋誅亂賊之旨而不得其平所謂過於苛刻者此也

讀左氏傳要先讀春秋經讀春秋經要先知孔子作春秋大義大義何在孟子明言之矣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據孟子說是孔子作春秋是懼當時之人無父無君尤懼人倡爲無父無君之邪說亂賊益無所忌春秋去古未遠如何已有邪說左傳明載之矣趙盾弒君者也左傳曰宣孟之忠季孫行父自言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是助襄仲弒君之子者也左傳曰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夫以亂臣而謂之忠是人何所忌而不爲亂左氏本列國之史據事直書足見當時邪說橫行此非左氏之過正賴左氏載之使邪說可以攷見孔子欲誅亂賊必息

邪說故作春秋以明大義使天下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亂賊自無所容而懼此孔子成春秋所以可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之功孟子以爲天下一治然則孔子以空言垂世爲萬世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故孟子又由舜禹湯文武周公而稱孔子作春秋朱注此文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兩處之文正互相發明也

左氏雜采史書不可概論有古今異事各有隱衷有借儆其君別有深意有阿附權臣實爲邪說何以知古人有隱衷也古者諸侯世爵大夫世卿卿命於天子與諸侯同守社稷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非敢任之與孟子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言若合符節孟子明言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是君指諸侯不指天子諸侯以社稷爲大祭故重天子祭天地而社稷非大祭矣古國君死社稷亦屬諸侯言也晉范文子魯叔孫

昭子皆使祝宗祈死而卒杜預以爲因禱自裁夫二子不惜一死自明文子何不以死衛君昭子何不以死討季氏而復君而二子不爲者彼自祖宗以來世有爵位外雖發國內亦顧家寧亡其身而不肯亡其家文子之祈死也恐與三郤同夷族也昭子之祈死也以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觀宋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謂去官則族無所庇雖亡子猶不亡族可知春秋世卿異於後世大臣起自田間其官既非受之祖宗其死亦無損於家族忠義猶發可無內顧此古今異事而古人之隱衷不盡白於後世者也

有借儆其君別有深意者如衛侯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危言激論令人悚然曠蓋借此以儆君孟子有殘賊一夫之言有土芥寇讎之喻皆對齊王言之或疑孟子之言爲未純蓋

不知爲託諷師曠之意即孟子之意也有阿附權臣實爲邪說者如魯昭公薨於乾侯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出其君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從古已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簡子晉之權臣與季氏同爲蔡墨者當因事進規斥季氏之無君以戒簡子乃盛稱季氏反責其君且以君臣無常位爲言此眞助亂之邪說顯背春秋之大義矣二說相似而實不同一對君言則不失爲納約一對權臣言則適足以揚波國史並記之左氏兼存之使讀者分別觀之而是非自見不可不分黑白而概指爲春秋之義也

春秋據魯史成文故惟魯國變法見經他國不見經春秋管仲子產皆第一流人物能變法自强者管仲事左傳最畧內政軍令軌里連鄉其見管子書與國

語左傳不載今不具論子產事見於左傳者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約因舊法而整齊之非離新政惟作邱賦是加稅國人謗之鑄刑書是設法示民叔向規之叔向以爲古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與晉鑄刑書左氏載仲尼之言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意合孔疏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大夫皆知國爲我土衆實我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爲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若復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衆以令之聖人作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案孔疏極通達老莊

高談皇古不覩其通云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剖斗折衡而民不爭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其言亦未嘗無理後世官據律法治民奸民卽引律法告官與老莊云並與斗斛權衡竊之相合叔向云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與老莊云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相合然使後世並無律法則亂獄賄賂必更甚古者任人不任法後世任法不任人此古今異宜一大關鍵叔向云議事以制任人不任法也子產之鑄刑書救世任法不任人也信如叔向所言必有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而後可行此等人材豈能常得不得人而又無一定之法使其臨事意斷恐者既苦無所依據難以定讞不肖者更將上下其手受賂枉法不如著爲定制使人共見猶不敢顯然舞弊也今議變法律可也欲以無法治天下烏乎哉

周子曰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死者骨已朽矣口誅筆伐彼皆不知安能知懼卽當時之人㩁力方張既無國法又無公論亦未必懼春秋本是口授當時並未通行公羊傳云定哀多微辭漢藝文志云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是聖人猶全身遠害而不欲明言也春秋一書正以垂法將來留戒後世耳或疑春秋成而亂賊懼何以後世篡弒之事史不絕書不知孔子作春秋雖不能使後世篡弒者必無其事而能使後世篡弒者不能無懼於心試觀後世亂臣不敢公行篡弒必多方掩飾以涂人耳目或遲之又久而後敢發如王敦桓溫謀篡而未敢者也曹操司馬懿高歡宇文泰未敢遽篡而留待子孫者也曹丕司馬炎篡而未敢弒者也蕭衍已弒而旋悔者也固由人有天良未盡泯滅亦由春秋大義深入人心皆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則亂賊無所容卽不懼國法不能不懼公論其人負篡弒大惡雖有小恩惠而莫能袒護有

小功勞而無足稱道則助亂之邪說自息如左傳載當時之說稱趙盾季孫行父爲忠者人皆知其不合春秋大義而亂賊有所憚而不敢逞故孟子以爲天下一治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案周子以春秋爲後世王者而修即是爲漢制法即是素王改制爲漢制法前已言之素王改制說出公羊人多以爲公羊詬病今以左氏家說攷之杜預集解自序曰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孔疏曰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孔子家語稱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

素臣其言邱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案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必不自蹈僭
妄之罪杜孔引先儒之說爲孔子自號素王眞是謬論若謂春秋立素王之法
正如齊太史空王之義並不爲謬蓋春秋有大義有微言大義在誅亂臣賊子
人人盡知者也微言在爲後王立法不能人人盡知者也孟子又明言之矣曰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岐
注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素王素字當空字解不素餐兮猶云不空喫飯
孔子既不得位只是著一部書空空爲後王立法猶孟子云有王者起必來取
法故孟子以春秋爲天子之事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
百四十年南面之權無其位託南面之權正是空設一王之法素王出公羊說
孟子與公羊合趙岐後漢人是習公羊者朱子宋人非習公羊而注孟子不能
不引胡安國春秋傳以解之其說與公羊春秋素王之義畧同以不如此不能

解孟子也據杜預則左氏先儒亦引用之邱明素臣公羊家必無此言當由左氏家推尊邱明之過而其說尤謬春秋天子之事不得不姑設一王之法左氏作傳推崇孔子自稱弟子可矣何必稱臣以示敬乎釋文王於況反是素王之王讀去聲言王天下之道並非爵稱可無疑於孔子自王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趙注以頌聲不作爲亡朱注以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爲亡攷范甯穀梁集解序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然則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不始於朱子也然無雅猶有風似詩猶未盡亡呂成公謂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

亡王厚齋謂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懍懍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迨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與近儒嚴虞惇謂詩何以作爲王迹作也文武成康之盛無論矣幽厲失道板蕩無章然而流風遺澤故在也東遷而後齊晉主盟猶戴共主方漢雖橫尚貢苞茅忠臣義士抒憤懣之詞思婦勞人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於正然猶習知有王迹未熄詩未亡也桓文既沒中國無霸於是鄭郜大鼎狡啟於荊尸嬀汭遺封下夷於九縣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施忠告讜論無所用迹既熄詩既亡矣詩以刺譏諷諫存王迹於未潰春秋以筆削

襄誅扶王迹於已隳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蓋自楚莊入陳殺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魏源曰列國變風下逮陳靈是則紹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觀齊風終於襄公唐風終於獻公而桓文創伯反無一詩則知桓文陳其先世之詩於王朝衛終於木瓜美齊桓者亦齊伯所陳以著其存衛之功秦之渭陽晉之候人皆與晉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詞秦之駟鐵無衣又有勤王之烈陳蔡株林則楚莊存陳之盛舉而鄭則二伯所必爭蓋亦伯者所代陳矣豈能以伯者廉文當王朝之實政乎

後漢書賈逵傳帝著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斯皆君臣之大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八九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李賢注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

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執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爲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大去其國違遂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爾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義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讎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以地叛雖

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案賈氏重君父自屬春秋大義所在而所舉數事當分別觀之公羊專主解經經書祭仲紀季皆字而不名故以為賢杜預以仲為書名左氏傳明云祭封人仲足又云鄭祭足是名足字仲其明豈有以伯仲叔季為名者黑弓以濫來奔上無邾字故公羊以濫別為一國謂賢者子孫宜有土地此數事公羊惟以祭仲為知權其餘未見其重權變而不重君父也公羊於子胥極言復讐之義未嘗不許子胥復讐左氏於子胥未明言而於鬬辛明言人臣不當以父讐君之義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蓋忠孝不能兩全辛之言未嘗不辭嚴義正若如賈氏之說則左氏為不深父矣

賈逵又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李賢注左傳曰輿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讐乎委質策名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案春秋本誅亂臣賊子賈氏稱左氏義首舉崇君父卑臣子爲說可謂知言注引數條義皆正大惜有原繁曰臣無貳心天之制也見莊十四年王應麟謂此天下名言萬世爲臣之大法注失未引又左氏開卷尚有二條一爲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一爲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此二條一曰純孝一曰純臣可爲萬世臣子立法注亦未引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義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唐志同今使逵所摭左氏三十事不知在其中否治左氏者能於此等處加以發明未嘗不合春秋大義而杜預集解不知此義乃於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一條作

爲釋例暢發邪說於鄭祝聃射王中肩一條曲爲鄭伯回護春秋經於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皆書及見其從君死難公羊傳皆以爲賢左氏傳亦無貶辭杜氏於孔父荀息强加譏貶與春秋誅亂賊之旨大相反對與賈逵言左氏義深君父之言亦相剌謬焦循作左傳補疏序謂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補疏中又歷詆其失足以扶春秋之義釋左氏之疑矣後人之治左氏於其義之正大者不能闡明而於其說之偏宕者反引以藉口不知左氏本國史據事直書邪正是非俱收並載學者當加以別白準以聖經若不尊信其崇君父卑臣子之言徒引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之文及師曠云其君實甚史墨云君臣無常位以啟亂臣之邪說助賊子之淫辭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賊懼者可改爲孔子成春秋而亂賊喜矣豈不謬哉

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當時去古未遠三代典禮猶存左氏備載之可以攷古制而訂俗謬如拜下禮也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亦有君辭而仍下拜者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仍下拜登受此合於古禮者一也禮記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襄三年傳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傳鄭伯稽首韓宣子辭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此合於古禮者二也稽首吉拜首舒遲至地也頓首凶拜首急劇至地也文七年傳穆嬴適趙氏頓首於宣子以襄公新薨之故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以楚國將亡之故以凶禮自處此合於古禮者三也今人以稽首

爲凶頓首爲吉與古禮相反據左氏可以正其謬

范武子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以其傳會災祥好言神怪有類巫者之所爲也案左氏本史官古巫史本聯職易曰用史巫紛若禮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國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爲巫史皆巫史相通之證左氏原本國史多言災祥神怪之事其敘彭生伯有之變異尤寫得躍躍欲動惵惵可畏爲後世搜神還魂諸記之濫觴其言晉新城巫桑田巫梗陽巫皆能見鬼雖其末流之失亦史巫之本職相通也然左氏實能知鬼神之情狀如莊十四年傳蛇鬭於鄭南門中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昭七年傳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又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昭八年傳石言於晉魏楡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凡此非知

鬼神之情狀者必不能爲此言是左氏雖失於巫要非迷信宗教者比古以孔墨並稱子不語怪力亂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蓋惟知其所當知不必求知所不必知務其所當務不必更務所不必務而墨子出於淸廟敬天明鬼已與孔教不合今以孔佛耶回爲四大教中佛耶回皆以神道設教爲勸戒愚夫愚婦說法致愚民迷信宗教牢不可破孔子明知神道設教之旨而不輕以教人此孔教之所以爲大也左氏妖由人興一語極其精警透澈可破迷信宗教之惑汪中左氏春秋釋疑謂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吾就其書求之左氏之言天道言鬼神言災祥言卜筮言夢未嘗廢人事也其文長不具錄

杜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

之於簡冊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案杜氏引周禮孟子爲據其實皆不足據孟子言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未修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引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孔子所修之春秋始有其義其義皆孔子創立非前有所因孔子自云竊取必非周公之舊若周公已有義例孔子豈得攘爲己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蓋以孟子引孔子曰其義云云不便於己說故諱而不言也周禮雖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氏云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義曰今案周禮竟無凡例是孔穎達已疑杜說特以疏不駁注不得不強爲傅會耳正義又曰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孔穎達說則杜氏以

前如賈逵服虔諸儒說左氏者皆不以左氏之凡例爲周公作蓋謂邱明既作傳並作凡例傳與凡例一人所作並無新例舊例之別也至杜氏乃專據韓宣之說以左氏傳中之凡例歸之周公以爲舊典禮經與孟子說孔子作春秋大相背謬唐之陸淳已駁之曰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又云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鄰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

杜預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誰能修之案

此杜氏之臆說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也漢人說春秋者皆謂一字褒貶游夏不能贊一辭蓋春秋雖承舊史舊文而既經聖人修之則删改去取皆有義例故以爲孔子作非復舊史之舊更與周公無關正義以爲先儒說春秋凡例出於邱明無新舊之別則左氏家之舊說與公穀二家亦不甚相遠至杜氏始創異義以左氏傳發凡五十爲周公之舊例周衰史亂多違周公之舊仲尼稍加刋正其餘皆仍舊不改傳中所云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爲孔子之新例此杜氏自謂創獲有異先儒而實大謬不然者也自孟子以及漢儒皆云孔子作春秋無攙入周公者至杜氏之說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變例少如此則周公作春秋之功大孔子修春秋之功小故唐時學校祀典尊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先師配享周公以孔子爲中國教主乃不得專享太牢之祭止能退居之列由春秋之義失而孔子之道

不尊唐劉知幾作史通惑經申左二篇疑春秋之畧不如左氏之詳春秋多諱
不如左氏直言無隱詆毀孔子不一而足近人章學誠作文史通義謂周公集
大成孔子不得集大成種種謬說皆由杜氏啟之也
唐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
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
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
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當以詩書周易等
列邱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
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案左氏是史書體例不盡解經漢之治左氏者
多取公羊穀梁二傳以申經旨賈逵服虔皆然杜預始排棄二傳專執左氏以
爲盡得聖人之意自公穀廢而左傳孤行賈服又廢而杜解孤行人遂以左傳

爲聖經甚且執杜解爲傳義不但春秋一經汩亂已久卽左氏之傳受誣亦多孔疏於經傳不合者不云傳誤反云經誤劉知幾史通惑經申左二篇詆毀聖人語多悖謬皆由不知春秋是經左氏是史經史體例本不相合乃信杜預之說必欲强不合爲合又無解於經傳參差之故故不能據經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矣陳商在唐代不以經學名獨能分別夫子是經丘明是史以杜元凱參貫二義爲非可謂千古卓識謂左傳非扶助聖言卽博士云不傳春秋之意也非緣飾經旨卽范升云不祖孔子之意也治春秋者誠能推廣陳商之言分別春秋是經左氏是史離之雙美毋使合之兩傷則不至誤以史視春秋而大義微言可復明於世矣

程子曰夫子當周之季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也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貶善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推其微詞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又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案程子春秋傳止成二卷而論孔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則知孔子是做成一卷大有關係杜孔專承舊史之謬不待辨矣謂後世以史視春秋不知經世大法則知鄭樵等專明褒善貶惡於義儉矣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郎史記所云吳楚稱王貶之曰子諱召天子而云狩於河陽之類人人共見者也若夫微詞奧義予奪進退其義見於公羊穀梁

程子於公穀非專家故猶以爲難知而明言以史視春秋之誤盡掃杜預以後諸儒之謬見可謂千古特識以顏子問爲邦數語證春秋足見春秋實是損益四代立一王之法若必謂從周不宜改制夫子何以取夏時殷輅韶舞乎學者於論語不疑謂春秋損益四代則疑之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夫子爲古今無兩之一人春秋爲古今無兩之一書自漢以後尟明此義多誤以夫子之春秋爲史不過如董狐良史書法不隱如程子云後世以史視春秋褒善貶惡而已經世大法則不知也而後世作史者又多誤仿夫子之春秋不據事直書而妄立褒貶仿春秋書法王通元經或云僞作而唐沈既濟宋孫甫以帝在房州仿公在乾侯之類正史通所云貌同心異歐公五代史朱子綱目亦未免蹈此弊綱目莽大夫楊雄死亦爲後人所譏薛應旂宋元通鑑義例曰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奧例美惡不嫌同辭則有非淺近所能推測者後人修史輒

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薛氏此說深中僭擬春秋之病皆由不知春秋是聖人所作非後人所敢議亦非後人所敢學也

呂東萊曰孟軻氏有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有箠笞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案東萊此言令人毛骨爲悚風痺之人不知痛癢即禍在眉睫彼焉知懼陳龍川嘗以當時低眉拱手談性命者爲風痺不知痛癢之人東萊與龍川同時或亦有爲言之諱疾忌醫古今一轍昔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逃去桓侯遂死夫桓侯特不自知有疾耳倘未至護疾忌醫也若自知有疾而諱之扁鵲更無如之何矣春秋人不知懼亦由不知有疾春秋病在暴行而病源在邪說暴行即弒君弒父是也邪說即為弒君父者多方掩飾以為君父不道應弒而弒者之罪可解免也春秋弒君三十六而弒父者三見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人皆兼君父許止進藥而藥弒非眞弒也而春秋以弒書蔡侯淫而不父禍由自取春秋亦以弒書楚子輕於廢立機泄致禍春秋亦以弒君其必書弒者以臣子弒君父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君父雖有不道

臣子無可解免以此推之則凡弒君者無論其君父之道不道而弒者皆無可解免左氏所載當時議論乃縱舍其臣而苛責其君史墨至有君臣無常位之言趙盾欒書多加稱頌此正孟子所謂邪說為亂臣解免者左氏據以直書並非左氏之過且正賴有左氏直言得以考見當時邪說乃知孟子言非虛謬而孔子所以懼者益明孔子深懼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無君無父將有人將相食之憂故作春秋以闢邪說不論君父如何一概書弒亂臣賊子無可解免所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由孔子獨先知懼不同於當時風氣之人也

王厚齋漢制考論春秋事曰名卿大夫講問故實三代文獻猶如也納牲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拜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

格言猷訓粲然可觀齊侯人之守官爲宗人之守禮慄慄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皆崇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源相繼得夏時坤乾見易象爲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顧震滄春秋大事表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曰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賦匏有苦葉而具舟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即知其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象數之教浸漬於人心者久故通行於天下而無間哉案鄭康成云左氏善於禮范武子曰左氏艷而富以其徵引故實紀載名言三代遺文得以考見使後人知春秋時代近於文明者實賴左氏之力厚齋所舉有不見於左傳而見於國語如畢萬柳下單襄公觀射父閔馬父數條皆國語所載國語亦出左氏稱爲外傳本一人所作也其餘皆見內傳左氏采輯極博

記載尤工存古之功於是為大後之學者尠能發明而尋取其莫敖采樵以致絞縱枝曳柴以誘楚以為左氏善於言兵宜乎治公羊者以左氏為相斫書不足學矣魏叔子著左傳經世非無深義又輯左氏兵謀兵法以授學者皆買櫝還珠之見非能深知左氏之善也

洪邁容齋隨筆引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為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為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王應麟困學紀聞亦引傳臧孫師慧襄仲三事又引傳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昭十三年）有太叔儀有母弟鱄衛獻所以入也

(襄十四年)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皆所以未可媮也(襄三十年)曰子無謂秦無人(文公十年)曰無善人則國從之(襄二十六年)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突觀之竊嘆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爲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爲盛衰也案二說皆引春秋傳而歸重於人材漢東方朔曰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楊雄曰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梅福曰得士者重失士者輕國勢視人材爲輕重古今一定之理而人材又視國勢爲輕重亦古今分合之常一統之世其人材輕分裂之世其人材重太平日久相安無事其用人不必賢取能守吾法而已雖有奇士老死而不見用至於世亂分裂非得人不足以自立智勇相角其人稍差一籌則優勝劣敗之勢立見試觀三國六朝之際人材多於漢唐故楊雄云世亂則聖

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慨歎之時不如戰國之重士也春秋時重士雖不如戰國而强侯角立皆以得人爲重故春秋列國之人材亦爲後世之所莫逮由能破格以招之優禮以待之之故也今中國雖一統而東西各國方競爭與中國抗衡其需材無異於分裂之時欲求得士而强亦非破格優禮不可

程子曰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前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案程子說春秋之例明通之極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便是例是夫子當日作春秋便有例在何休公羊解詁序曰略依胡毋生條例公羊高受經於子夏傳至五世孫公孫壽乃與弟子胡毋

生著於竹帛據何休說是胡毋生以公羊傳著於竹帛已有條例近儒劉逢祿作公羊何氏釋例發明公羊之義其精范甯穀梁集解亦別著有略例散見疏中近儒許桂林作穀梁釋例發明穀梁之義亦精杜預作左傳集解並作釋例其書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十得八九唐陸淳作春秋纂例始兼采三傳不主一家而以己意纂成爲例宋崔子方春秋本例元趙汸春秋屬辭亦不主一家雖非專門間參臆說然猶勝於全無例者經解引孔子曰春秋之失亂蓋全無例則說春秋必失之亂矣莊子曰春秋無達例蓋其例前後多不同春秋張三世之義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前後義例所以不同之故程子曰後來書得全別不當依前例觀之是也程子又曰事同辭同後人因謂之例春秋之例固是如此然亦有美惡不嫌同辭者例有正變所謂春秋無達例也事同辭異者各有義非可例拘亦即變例之謂程子所說但取公羊說之自明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於潛公及戎盟於唐（隱七年桓二年）曰與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七年桓三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十四年）曰諸侯以國事爲家事舉人以國事爲王事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桓十五年）許叔入於許（桓十五年）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莊廿二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莊二十四年）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發廢夫婦之常禮不以强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僖五年）鄭伯乞盟（僖八年）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於盂戰於泓（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於翟泉（僖二十九年）晉人秦人圍鄭（僖十三年）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丁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衞衞遷於帝丘（僖三十一年）衞人侵狄衞人及狄盟（僖三十

二年）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襄二年）戍鄭虎牢（襄十年）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勝敵之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襄二十九年）城成周（昭二十三年）曰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王厚齋謂其發明經旨簡而當葉水心薦龍川集後曰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退案明初八比程式破題皆用對句本於唐人賦體春秋經義必用兩事合爲一題與他經不同觀同甫所作則宋之春秋經義已用合題破題已用對句矣

邵子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聖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

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按邵子云春秋因事而褒貶固可見聖人之至公然必知春秋借事以明褒貶乃能窺聖人之微旨聖人非有私意於其間而非無微意於其間也云名分之書卽莊子云春秋以道名分春秋褒五霸皆見於公羊齊桓晉文一爲之諱本惡一不爲之諱本惡褒宋襄以爲文王之戰不是過實穆公以其能變不與晉而與楚爲禮以褒楚莊又專封專討有實與而文不與者所謂功罪不相掩也邵子於春秋之學非專家但能舉其義之顯者而未能窺其微所著皇極經世一書以數推春秋以前之年尤不可信史記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於是以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

十二諸侯年表曰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按史記紀年斷自周宣王少時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元年庚申始其前年代已不能知故三代世表但紀世次五帝夏商周本紀但書某帝王崩周宣王後始紀其年正所謂疑則傳疑也皇極經世乃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其後胡宏皇王大紀金履祥通鑑前編皆從邵子所推定某帝王在位若干年此孔子所未詳漢儒所不曉者邵子生於數千載後全無依據而以數推知之豈可信乎不數外丙仲壬兩代以武王伐殷十一年爲在位之年皆與古說不合則其餘不足信可知世所傳綱鑑易知錄歷代帝王年表諸書篇首所列帝王之年皆本邵子意推遂成鐵案唐堯以上或本於皇甫謐其不可信一也

胡康侯曰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

已所當敍五禮非庸已所當秩五服非章已所當命五刑非用已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皆天子之事又曰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案明初定科舉之制宗法程朱程子春秋傳僅成二卷朱子亦無成書以胡安國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書也後洽傳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書傳爲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爲最弊國初諸儒多詆之故科舉不專用其書朱子說春秋已多駁正其失謂胡文定義理穿鑿又謂尋常亦不滿於胡說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卻就其中多使故事大做時文答策相似案宋人好橫發議論溢出經外胡氏又以經筵進御有爲言之故尊王攘夷說極嚴正特誤沿宋忌

武人之陋習以權臣主兵爲大戒王船山駁之曰王之尊非唯諾趨伏之可尊爽之援非一身兩臂之可援岳侯之死其說先中於庸主之心矣胡傳得失互見前人已有定論而此數十語本於孟子原自公羊則確有依據以愉興庸禮命德討罪爲天子之事又謂仲尼以爲己任則孔子已爲天子之事自任即所謂素王矣不必自稱王號而後爲素王也知我罪我其義竊取必如此乃足以解之究首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二語極精可見春秋借當時之事以明褒貶之義實有不得不如是者蓋不借事則人不知法如何用也假魯史寓王法即託王於魯之旨撥亂反正亦公羊之說無其位而託南面之權與公羊素王之說正同趙岐注孟子曰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趙氏漢人固宜尊信公羊胡氏兼采三傳非專主公羊者而此獨同公羊之說朱子不信公羊亦不以胡傳爲然而注孟子必引胡傳以不如此則解孟子不能通也豈遽長義

謂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是非名正而言順也不知春秋藉魯以託王義並未嘗稱隱公爲王賈氏不知爲託辭而誤以爲實事其說何能通乎

胡康侯曰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同者後人因謂之例有事同而辭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案春秋有正例有變例即以日月時例言之正例日則變例時正例時則變例日而月在時日之間其餘正變之例可以類推亦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者所謂春秋無達例也春秋之例自聖人口授已有之禮記經解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即比例之意春秋文簡義繁無定例以貫之必至亂不能理何休公羊解詁序云略依胡毋生條例則何氏義例本於胡毋惜散見解詁中未有專書何休文謚例僅見於疏公羊傳條例見於七錄今佚劉

逢祿作公羊何氏釋例以發明之范甯穀梁集解亦有例楊士勛疏割裂其文散入疏中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穀梁時日月例更密於公羊許桂林作穀梁釋例以發明之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其子鄭衆賈逵各專條例穎容已有釋例杜預又作春秋釋例以左氏所發五十凡皆出周公有周公之舊例有孔子之新例陸淳已駁之矣陸淳春秋纂例崔子方春秋本例參合三傳自爲一書未免支離破碎矯其失者遂謂春秋但憑赴告本無義例此非特不明春秋之義並不知著書作文之體夫著書者必有凡例自言其引用書傳編次子目之意修史修志體例尤嚴卽爲人撰碑版志銘其官爵世次書不書皆有例故有墓銘舉例金石三例諸書惟日錄劄記隨手紀載乃無義例再下則胥吏之檔案市井之簿錄耳聖人作經以教萬世何等重大屬辭比事聖人且自明夫春秋之教淺人乃謂全無義例同於檔案簿錄比之

後儒著書作文者猶不逮焉是何足與言春秋

顧亭林曰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荊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荊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於召陵始有大夫二十一年會於盂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廿一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二十七年）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二十八年）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昭十三年）戰長岸（十七年）敗雞父（二十三年）滅巢（二十四年）滅徐（三十年）伐越（三十二年）入郢（定四年）敗檇李（十四年）伐陳（哀六年）會柤（同上）會鄫（七年）伐我（八

年)伐齊(十年十一年)救陳(十年)戰艾陵(十一年)會橐皋(十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稱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諸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裔畧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爲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知已案顧氏此說得春秋七等進退之旨聖人待夷狄其先之畧而不書者所以嚴華夷之大防其後之不能不書者所以明中外之公理如劉石十六國先皆臣服於晉後乃叛立而倏興倏滅晉書入之載記是也北魏齊周與南朝分立本非宋齊梁陳之屬魏立國在宋前修史者自必別爲一代遼立國亦在宋前宋且稱臣於金宋之不可以統遼金猶南朝之不可以統魏齊周也準以春秋進退之義必有斟酌變通後之論正統者紛紛皆可不

必

陳壽祺曰竊觀孟子言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雖據舊史之文必有增損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見公羊傳）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孔子書之曰衛侯衎出奔齊晉文公召王而朝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見左氏傳）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見坊記）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見於經典者也華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晉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於春秋皆無異辭此循舊而不改之驗也太子獨記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則知此爲春秋特筆以起不能防閑文姜之失妾母獨錄惠公仲子僖公成風而略於敬嬴定姒齊歸則知此亦春秋特筆以著公妾立

廟稱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見桓三年及宣十六年蓋承屢稷之後書以示幸王臣書氏惟見隱三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蓋兆世卿之亂王室書以示譏則其他之删削者夥矣外大夫奔書字惟見文十四年宋子哀蓋褒其不失職外大夫見殺書字惟見桓二年孔父蓋美其死節公子季友公弟叔肹稱字季子高子稱子所以嘉其賢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惡公薨以不地見弒夫人以尸歸見殺師以戰見敗公夫人奔曰孫內殺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執與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筆也是知聖人修改之迹不可勝數善善惡惡義嚴衮鉞然後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勸懲由此生治亂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苟徒因仍舊史不立褒貶則諸侯之策當時未始亡也孔子何爲作春秋且使春秋直寫舊史之文則孟子何以謂之作則知我罪我安所徵亂臣賊子安所懼案陳氏引春秋義例詳明足證經承舊史之謬論

謂解春秋經須先明經與史之分史是爲一朝作史據事直書不立襃貶是非自見經是爲萬世作經立法可以常行必有襃貶以明義例經史二體判然不合孔子作春秋是爲萬世作經非爲一朝作史漢儒公羊能知此義自漢以後經師道喪專信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以爲春秋非無襃貶義例止是據事直書則後世之良史如司馬遷班固皆優爲之何必孔子且或以爲春秋止是承魯史舊文鈔錄一過則稍識字能鈔書者皆優爲之更何必孔子孟子何必說孔子作春秋且以爲天子之事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得如此驚天動地

王厚齋曰春秋三書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

星之出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星孛東方(哀十三年冬)在於越入吳之後(哀十三年見)彗見西方(史記六國表秦孝公元年)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齊桓之將興也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爲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曰八世之後(莊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閔元年)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爲劉氏(文十三年)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鹿崩爲祥釋氏之熾以恆星不見爲證蓋有作俑者矣案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聖人蓋有深意存焉書災異所以示人儆懼不書祥瑞所以杜人覬覦王氏前說以爲天人相應可畏此示人儆懼之意也後說以爲後人附益雖信此杜人覬覦之意也凡日食星變地震山崩之屬無論爲

災異爲祥瑞皆有驗有不驗有當時爲災而日後爲祥者有在此爲災而在彼爲祥者占驗不一糾紛難明但視之爲災異則無論或驗或不驗要不可不遇災而懼視之爲祥瑞則無論或驗或不驗要不可以得意而驕武王得白魚赤烏而周公曰雖休勿休高宗彤日有雊雉而祖己曰先修政事蓋有災當懼有祥勿喜此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之意日食本可推測今西法以爲星變亦可測而知既可推測宜不爲災而聖人必書於經者借天以儆人耳聖人借天儆人但記異而不著其說漢書五行志據洪範五行傳兼采春秋家董仲舒劉向劉歆說以春秋災異應春秋時事而仲舒用公羊劉向用穀梁劉歆用左氏一人說又互異以致後人疑而不信洪範言五行春秋不言五行非可強合爲一孔子春秋記異無說當時善言天者如裨諶梓愼已有驗有不驗後儒必謂某災應某事豈可信乎

陳澧曰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魯桓公弑隱公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顧以爲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爲魯臣於其先君之篡弑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弑書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弑君者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即位其爲桓公弑隱公不待言而明矣此南董之筆所以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弑君而不篡國南董能懼之魯桓公弑君篡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魯舊史不書君弑爲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此劉知幾之粗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譖公於桓公而請弑

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云討寪氏有死者言其寃也云不書葬不成喪言桓不
以人君之禮葬隱也左氏爲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敘事
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
之傳言進退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嘗有此言乎案孔子作春秋與董狐南
史身爲史官者不同桓公以弟弑兄而代其位又與趙盾崔杼弑而未篡者不
同劉知幾以南董之直筆疑春秋之隱諱是不知經史之體本異篡弑之事亦
異非可一概論也陳氏發明春秋寓意之深左氏敘事之善可以破知幾之惑
而益信孟子之言矣蓋春秋雖爲尊親諱亦必微辭見義公羊傳曰公薨何以
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又曰繼弑君不言即位
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公薨不書葬不書地則弑明桓書即位則隱爲桓弑
明若必書公弟軌弑公則軌爲先君不可直書若但書公子翬弑公或書寪氏

則縱舍首惡更非信史矣





春秋講義上卷終

師伏堂春秋講義下卷

善化皮錫瑞編著

春秋大事表王迹拾遺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虢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虢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賦事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虢偕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庸也進爵而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於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稱夫人虎牢已兼幷於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興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且後荀賈爲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侯無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

曲沃爲晉侯貪寵賂獎篡弑三綱掃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案顧復初論春秋事甚確春秋時勢凡三變始爲王迹猶存時代中爲霸功極盛時代終爲流入戰國時代蓋愈變而愈亂若公羊張三世之義則與此正相反以隱桓莊閔僖所傳聞世爲撥亂文宣成襄所聞世爲升平昭定哀所見世爲太平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春秋借事明義本不與事相符昧者不知乃據左氏之事以駁公羊之義不知公羊家明言世愈亂而春秋之文愈治未嘗不以爲世亂也公羊家以此爲孔子之微言大義孔子當昭定哀之世事皆親見豈不知其爲治爲亂乎治春秋者當取左氏之事公羊之義合而觀之則孟子所云其事齊桓晉文其義則邱竊取之旨兩得之矣

春秋大事表楚令尹論曰國家之勢不外重則內重外重之弊權移於異姓內重之弊勢移於宗藩故漢懲七國之反而削弱諸侯王卒成王莽之禍晉懲魏孤立之弊而大封諸子旋釀八王之亂二者常循環而相因我觀春秋之世晉分於韓趙魏齊篡於陳氏此外重之弊也魯之政逮於三桓衛之政由於孫甯宋之亂釀於華向此內重之弊也蓋世卿爲春秋列國之通弊而晉以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孫雖仕秦樂仕陳黑臀仕周無仕本國者惟悼公之弟揚干與其子公憖見傳二人終不聞其當國秉政爲卿故迥絕無晉公子來聘之事而權奪於韓趙魏矣齊之公族高國崔慶恣睢暴戾自取滅亡卒爲陳氏所覆此亦天運使然楚以蠻夷之國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其勢常強於諸侯卒無上陵下替之漸者其得立國之制之最善者乎楚以令尹當國執政而自子文以後若鬬氏成氏蔿氏薳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相授受

絕不聞以異姓爲之可以矯齊晉之弊然一有罪戾旋即誅死子玉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避敵誅子辛以貪欲誅子南以多寵人誅絕不赦宥可以矯魯衛宋之弊案顧復初論春秋世卿之弊甚確世卿與封建相表裏春秋有改制之義大一統者欲廢封建故後世變爲郡縣譏世卿者欲廢世卿故後世改爲選舉乃封建世卿之弊去而後世之內重外重又不關乎世卿如秦失於內重漢失於外重魏失於內重晉失於外重隋失內重唐失於外重宋失於內重內重者移權於戚外重者奪於强藩明罷中書廢宰相內閣承意旨六部奉文書而內不重外不設節鎭不使武臣專兵柄而外亦不重毳奪內外之權以歸於上上又不能獨持其權此明所以亡而官制當亟改者也

秦晉交兵表敘惠公之入也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蓋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嵩縣南至鄧州凡六百里皆古虢略地桃林之險在焉賂秦

則晉之地險雖失蓋以空言市秦而實不與也逮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不二年復歸之春秋當日雖天子所賜苟其民不服則亦不得而有隱十一年王以向易蔿邘之田於鄭未幾向叛鄭歸王王遷向之民於郟襄王錫晉以南陽而溫原之民不服晉況此時晉兵力尙强秦蓋知其力不能有故索質子於晉因而歸之以爲名耳案據此足見春秋時民氣猶固一旦使屬他人雖天子之命有所不受當時去古未遠君甚重民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常以民心之向背覘天命之從違君旣重民而民亦知自重今所謂有國民資格如盟向陽樊之民足當之矣春秋之臣亦多能以一二人之力挽回國運如晉惠公之獲於秦而國不亡也呂郤征繕以輔孺子之力也楚昭王之奔於隨而國不亡也申包胥如秦乞師之力也越句踐之棲於吳而國不亡也范蠡從行文種居守之力也尙有春秋時事不載於左氏傳者

衛懿公滅於狄而齊救之以宏演納肝之力宋襄公執於楚而楚歸之以目夷守國之力鼓子滅於晉而晉改封之以夙沙釐從亡之力此其人或死或不死而精忠大節皆足感人霸主强臣莫不激發其天良而服從其公義故晉文公不敢臣陽樊之民荀吳不能奪夙沙釐之志以及齊桓之感於宏演而封衛秦哀之激於包胥而救楚皆其明證春秋世衰道微猶有此等人物所謂疾風彰勁草世亂識忠臣後人所當聞風興起而共勉於忠義者也

後漢書南蠻傳曰今長沙武陵蠻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平王東遷侵暴上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饑兵弱復爲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幷蠻越遂有洞庭蒼梧顧復初曰據此則長沙

府以南洞庭蒼梧之地春秋時俱非楚有楚地不到湖南信矣蓋楚始封在歸州之丹陽其後屢遷而益北未嘗南移一步洞庭蒼梧其時尚未入版圖案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自是確論然不得謂湖南之地自古不屬中國炎帝葬於茶鄉帝舜葬於蒼梧在昔相傳必非誣妄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是衡山之陽在九州之內後漢書所謂唐虞要服指古黔中郡而言耳周官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是周時湖南屬職方不知何年爲蠻夷所據春秋時遂與中國聲教隔絕至戰國而復通夫地氣之迴將轉移本無一定而中國夷狄之別則又別於文明野蠻之程度而不繫乎其地開化有先有後進化有遲有速有開化先而進化遲先盛而後衰者有開化後而進化速先衰而後盛者中國人物漢唐以前北盛於南宋明以後南盛於北由於衣冠南渡地氣轉移而南方進化乃漸及於湖南湖南人物古時見史傳者甚尠唐宋劉蛻始得進士開

破天荒足見進化之遲及明乃有劉三吾劉大夏李東陽楊嗣昌繼踵而興王夫之以碩儒崛起明末我　朝人材益盛曾左胡諸公戡亂中興武功美而文教亦昌又足徵進化之速有志者當更求進步以恢張前人之事業也

謂中國夷狄之別別於文明野蠻之程度而不繫乎其地者公羊春秋有七等進退之義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傳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解云言荊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春秋設此七等名號以進退當時之諸侯文明者進之雖夷狄而比於中國野蠻者退之雖中國而比於夷狄韓文公原道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昌黎引春秋義之明證也春秋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衛也而戎之桓十五年邾婁大牟

人葛人來朝邾婁牟葛也而狄之成三年鄭伐許鄭也而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晉也而狄之哀六年城邾婁葭魯也而狄之衞鄭晉邾婁牟葛皆中國也魯春秋所託王也昔以其有夷狄之行貶同戎狄之號而其尤顯著者爲晉楚戰於邲董子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中國故移其辭以從其事據此則春秋之中國夷狄初無一定因其文明野蠻之程度而進退之也後世之稱夷狄謂其地與其種族春秋之夷狄謂其政俗與其行事故文明不可恃當防其化爲野蠻野蠻不必諱當求亟進於文明徒斷斷於種族之分反啟爭端而阻進步如南北分立時代南詆北爲索虜北詆南爲島夷猶市井相詈殊乖大雅論春秋張三世之義撥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之世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又何地與種族

之別乎
文明野蠻之分爲中國夷狄之別春秋義本如是至今言各國進化程度亦莫不如是也而文明者多弱恒不能敵野蠻之强則又古今同然論國勢者不可不辨魏禧曰春秋之世文武之典禮未熄滅於天下故辭命爲足恃而莫著於鄭與周鄭以辭命自全其國周之君臣執典禮以折服天下之强侯者則且代有其人嗚乎此周之僅存而不亡者也然卒以此弱而不振今夫衣冠揖讓所以衛身人之有羸毀之疾者則必思藥物適飲食以調治之釋此不爲而獨恃衣冠揖讓豈有濟哉周之弱於天下也久矣晉文公不敢請隧楚子不敢問鼎郤至不敢爭邱田此皆可大有爲以與天下更始之機也當此之時使內明政刑外强主威則天下强侯可以折箠而使而顧若鄭之所爲何爲乎彭士望曰周引典禮支延歲月叔子却就辭令上指點出自强機括開發積弱人無數精

靜志氣古今來文者必弱强者不文夏商之少康武丁越之句踐絕無書本氣習南宋禮樂詩書雍容坐論不到崖山舟中授大學不止也宋彭云文者必弱亦不盡然周本尚文故習辭命成二年王使單襄公辭晉獻齊捷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晉爭閻田三十二年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温厲並用詞意俱美想見先王命誥之遺特偏重於文故其勢不振周公之戒成王曰詰爾戎兵召公之戒康王曰張皇六師二公當全盛之時已深忘戰之慮而周卒以不武致弱秦反其道又以驟强速亡此蘇老泉謂周之天下失於弱秦之天下失於强也其後唐似商宋似周商以駿厲立國賢聖之君六七作唐頗尚武憲宗武宗宣宗皆發憤自强周以忠厚開基東遷後奄奄不振宋重文輕武南渡後亦奄奄不振遂至於亡有國者可不戒乎

魏禧論晉楚曰晉楚狎主中國汝上北林諸役晉之辟楚者蓋數數焉楚非能

有加於晉也晉楚皆恃其詐力而晉猶彬彬然以禮義持其外楚則濟以凶悍惟利所在悍然輕犯大難而不復顧此楚所以常強也然諸侯服從晉久而不叛者亦在於是韓趙魏三分其國足以抗楚而楚顧能加於晉哉自陳勝吳廣之徒起而亡秦其後天下之亂國家敗亡之由大半皆起於楚而卒亦鮮能收之者皆晉楚相遇於繞角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楚人剽悍敢於有爲固其天性善用楚者慎其所發而謀其所收亦庶乎其可矣案此亦文明之國不敵野蠻之強之證也文明之國必有尚武之精神而後不流於弱野蠻之國但有尚武之精神卽已不失爲強晉楚皆未免野蠻而並能稱雄一時周魯皆自負文明而反爲晉楚所弱晉強不如楚而能久由晉稍文明而楚多野樸程度之分歷歷不爽雅典斯巴達並雄於希臘猶春秋之晉楚雅典尚文斯巴達尚武雅典卒爲斯巴達降服斯巴達後亦敗亡由雅典雖近文明而尚武之精神

不足斯巴達偏於尚武而不能由野蠻以進於文明也春秋楚地不到湖南析公所云輕猝非指湖南言當日自湖北至江北淮北皆楚地故有三楚之稱不獨陳涉劇楚項羽與漢高亦劇楚故漢高好楚聲楚舞陳項雖敗而漢高卒成大業叔子謂鮮能收之者亦不盡然楚人剽輕雖與爭鋒古之談兵者類能言之其或勝或敗則由將兵者之能與否昔之湘軍著有成效亦由將帥得人遂能戡定東南掃平西北蓋當時實有堅定之力非輕猝易潰者比亦可謂善用楚者矣

春秋戰事頗近文明未戰之先必申以文告之辭如戰於麻隧晉侯使呂相絕秦是也將戰之時必遣使約期詰朝相見如戰於韓晉侯使請戰戰於城濮楚子玉使請戰戰於邲晉魏錡請戰戰於鞌齊侯使請戰是也至於交戰猶遣使通問戰於鄢陵楚子使問郤至以弓晉欒鍼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是也

其戰也將與將對一矢不中必俟敵將還射一矢方可再射不傷國君不射君子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不獨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與古軍禮司馬法合也至於殺使者行人則以爲非禮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又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以殺使致禍者則有宋之華元宣十四年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圍宋夫華元卽不甘鄙我可止楚使而遣使於楚詰其不假道之故莊王猶顧名義必不致啟兵端乃明知不假道爲挑釁殺之戕其術中不可謂智殺一單車之使不可謂勇致析骸易子之慘不可謂仁知伐我將亡而使國危亡不可謂忠其後入軍登牀以身爲質卽輕生犯難烏能贖其罪乎後世此等事亦多有之元伐金已議和金人殺元使和議遂絕元

兵再至而金亡元伐宋復使廉希賢議和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元兵入臨安而宋亡是皆蹈華元之故轍而禍更甚竟至亡國彼殺人洩憤者未始不自命忠義不知殺一人無損於彼國而吾國之宗祀斬焉忠義安在元兵至獨松關而張濡遁自命忠義者果忠義乎此孔子所謂一朝之忿孟子所謂匹夫之勇也

春秋時晉楚二國疆域最大晉女叔侯曰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蓋不見於傳者尙多其見於傳者霍虞虢最得形勝之地又滅赤狄得狄所滅邢衛之故地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殷墟更屬於晉是也春秋晉地全有山西一省及直隸河南陝西山東之地而且多扼險要故平公謂晉有三不殆一曰國險子犯曰表裏山河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蓋晉所得之地勢有如是也楚所滅國見左氏傳者有二十餘尙有如申呂傳所不載者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吳

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春秋楚地全有湖北一省及河南江南江西安徽陝西四川之地其拓地自南而北圍鄭與宋觀兵周疆子囊曰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蓋楚所得之地勢有如是也楚人曰晉楚齊秦匹也春秋時齊秦之勢實不能匹晉楚齊未盡得山東秦未盡得陝西故秦與晉戰迭見勝負不能有加於晉晉失在分三家而秦得殽函固守以窺周室楚失在不先取巴蜀使秦得之以燒夷陵破鄢郢楚雖任吳起收長沙以南又滅越盡得江湖之地自郢都失遷陳又遷壽春如長蛇之腰中斷南北不能相顧湖南北皆入於秦王翦伐楚猶必用六十萬人以其地大難猝滅也

楚自蚡冒以來封國人而聚練之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其壤亦辟而料民亦彊矣乃積之數百年進不能逐東周已失之鹿而退爲秦所刦持以底於亡則始謀不臧自熊通而已失也天下有不可爭者二勢之所互持也名之所共禁也

皆不可爭者也勢之所互持理之順逆存焉名之所共禁義之順逆存焉故取天下者常俟勢之所持於其散而避名之所禁熊通之彊也亦旣圍鄖敗鄖盟貳軫伐絞羅以憑陵於漢上乃自漢以北其西則夔庸巴蜀之境也其東則鄧蔡陳許之境也周之旣東西京已淪於嬴氏背天下所爲立國者此豫兗之土耳周室託爲大名之所繫也齊晉宋衞之戶牖藩籬爲大勢之所趨也藉令熊通知名之不可犯勢之不可攖罷東圖而併力西向沿漢溯江因夔入巴收漢中據斜駱居天府之餘有賨僰之衆以捬秦人之背而問西周之故土天下固非之禁也秦又以孤立而不能相亢不百年而天下之勢已半折於楚矣乃熊通非之知也西圖之不圖而北啟莫阨以尋兵於申息鄧蔡爭天下之所必爭而多得怨惡於宗周之肺腑故鄭始南與蔡鄧同憂而終不容不與齊晉相保故一折於齊再折於晉宋鄭瀕於亡而終以死捍之逮熊頵之中葉滅夔以辟西

境蓋已陸踰巫山水陵三峽入巴蜀之阻而扼其吭矣然而終不能得志於兩川者則以中國之怨惡已深齊晉宋鄭躡其尾而蹑之勢不容舍東而專西也莊之強也滅陳而不能有入鄭而不敢留滅蕭而祇爲宋利勢持之也向令縣陳羅鄭撫蕭臨宋而中州冠帶之國必與死爭一日之存亡矣抑不得而向陸渾以窺三川而辟周之大夫得以片辭折之三軍之上名禁之也向令因陸渾追宗周取九鼎而匹夫庶士且得揭竿以驅之矣故犯非其所敵者雖勝而敗跡之雖強而弱且制之楚唯結怨於齊晉者深而禍成於吳者遂大禍成於吳不能弱忍以收吳始假手向戌之偷心以釋仇於晉其亦晚矣晉陽與講弭兵之好而陰用吳以食其腹心也晉之初起秦方唯晉是憂故兩構以紓禍於楚楚不之察挑秦之姑不我仇而利緩之以圖晉迹夫吳禍已成國不自保復朋蔡領下蔡兵使午貫楚土而與吳爭其後夷陵之燒鄢郢之殘階此徑也則

與宋之延元於襄西以破金俾熟練肯綮而旋以襲宋其患一也禍成於吳而楚破險棄於秦而楚亡矣蜀者秦楚之要領也楚得蜀以臨秦隴則秦患腹心秦得蜀以制上游則楚之命已懸於秦之刀俎矣不早計而犯非所犯度未改之用命貲怨於中原以挑禍於句吳乃俾司馬錯起於百年之後徐收蜀以乘巫峽順流之便一徙陳再徙吳而豈復有楚哉案船山春秋世論論楚事其確楚不取巴蜀與湖南猶以蠻夷置之六國時取湖南仍不取巴蜀楚威王對蘇秦言秦有舉巴蜀併漢中之心是明知有秦患乃不先發制之何也秦之取蜀張儀以為不如伐韓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不當爭於戎狄儀之所見與楚人同惜楚當日無司馬錯為之定取蜀之計耳

法無久而不變者秉周禮而屢變周法見於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左傳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公羊傳履畝而稅也何注時

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畝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穀梁傳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也穀梁與左氏合成元年作丘甲左傳杜注周禮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公羊傳譏始丘使也何注譏始使丘民作鎧也穀梁傳丘爲甲也范注使一丘之民皆作甲公穀二傳合哀十四年用田賦左傳杜注丘賦之法因其家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公羊傳何注譏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用田賦過什一穀梁范注同左傳杜注襄十一年作三軍左傳杜注增立中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何注爲軍置三卿官也穀梁范注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立中軍爾昭五年舍中軍左傳卑公室也公羊傳復古也穀梁傳貴復正也公穀二傳似

同而異公羊言增卿官穀梁言增中軍與左氏同不以爲卑公室又異
說者云古寓兵於農井田壞而兵農始分江慎修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
矣管仲叄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
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
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
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
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
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
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
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家在軍籍隸
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

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案江氏說春秋甚確而考之周禮兵農已有分別不自春秋始也周禮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是爲溝洫十分取一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是爲井田九分取一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出於都鄙近者出軍士遠者出車乘馬牛然則寓兵於農亦惟鄉遂之農寓兵而都鄙之農不寓兵也管子之法春秋之事皆仍周舊而畧加變通耳

胡安國春秋傳元明用以取士其說春秋亦有是處如作邱甲本孫覺之說以爲作邱甲者每邱出一甲士一甸之中凡出四甲士也其實不過增三之一先

儒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用田賦引國語孔子對冉有之言以爲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此二說皆近是李廉從胡傳駁杜注曰杜氏以爲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是邱出馬二匹牛六頭也然杜氏於作邱甲條內已曰邱出甸賦是一邱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爲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前後自相戾也况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案如杜注頓加四倍民何以堪孔疏爲之解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其意以爲權時濟急故未大傷民也然春秋經書作三軍又書舍中軍公穀二傳以爲復古若作邱甲是暫時所爲旋復舊制何以不書於經是孔疏之爲杜注解者非其實矣若甲士三人之外增一甲士據左氏文十一年傳曰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

終甥駟乘又曰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四人共車是春秋時有四人共車之事宋武公又在春秋之前但偶用之不以爲常魯作丘甲乃常用之故孫胡之說有據較杜注加四倍爲近理井田之世民家財略相等無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之事李氏家財難均之說未足駁杜惟杜以爲田及家財各爲一賦不如胡氏引國語孔子之言以爲賦取商賈果庸今使農民出之其說有據漢有收田賦備車馬之事亦是一證

左氏傳說晉文公凡出外許多時直到成霸業皆是趙衰狐偃二人爲之謀主文公自僖之二十四年入國至僖二十七年蒐於被廬方始命狐偃將上軍狐偃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則又讓於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人自入國便合處於高官何故經涉許多年方命他將上軍及爲卿之任他又相

褒二人都不曾計較官職以此知二人是心服宗臣與社稷同休戚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又見得古之體國之臣但欲成國不曾計較官職但如齊桓公之伯余在管仲仲只爲下卿及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爲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於齊所以讓者是不計較官職之高下漢高祖之興張良實在三傑之列叔孫通初無大功後來立太子使叔孫通爲太傅良止爲少傅自常人處之必有憤然不平之心凡此皆國之宗臣專以推賢讓能而已又見人才不厭多夫晉文之有子犯亦猶齊桓之有管仲晉文霸諸侯之規模皆是子犯出然與齊桓大致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優游文公兩三年雜做許多事所以急迫桓公雖有兵車之會然史無可書之事亦無可喜之功至於文公事業載在史册粲然可觀如城濮一戰功業森然在目齊桓成霸業卻無迹晉文霸業便有迹桓公霸業

綏文公覇業逃就此晉文所以不如齊桓處弒又舉其大者言之如齊桓之與便出封已滅之衛歸公乘馬及牛羊豕雞狗門才閔二年救邢獲其器用而遷之其存植亡國如此文公於僖二十八年伐衛使衛失國君臣互相屠戮又執曹伯使其國亂方復曹伯桓公封衛遷邢以存亡國文公執曹伯衛侯使其國亂桓公遷邢封衛一舉便得安迹文公復曹衛反使其國家危足見文公不如桓公處然不特此初晉文公於僖之二十三年欲歸國及鄭鄭文公不爲之禮後來於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勝之後鄭伯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使欒枝與盟五月文公與鄭伯盟於衡雍凡與鄭盟者再矣亦可以釋怨至僖三十年復與秦圍鄭看得文公度量不廣桓公九合諸侯無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嘗親出慰勞文公踐土之盟河陽之狩兩屈天子之尊蓋周王不畏齊而畏晉又見文公不如桓公

左氏傳說鄭子駟爲田洫而當時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何爲許多人皆畏田爲以此觀之蓋周之井田廢壞至此已見其端四家侵占遂更溝洫爲田子駟後來要整頓田洫便把四家田再削故四家作亂且田洫自古有之若仍舊制何緣毀田必其間嘗有侵削皆非舊制有如子產欲復鄭田制民謗以爲取我田疇而伍之此又見井田漸壞人皆謂商鞅開阡陌大壞井田之制曾不知其來之漸已久若使原不曾壞商君亦未能一旦盡掃去先王之制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是改三代井田之法如魯作邱甲一般子寬告之子產拒子寬之言甚峻鄭小國也中立乎晉楚强國之間前後數年從晉不從楚從楚則不從晉不過但供一邊貢賦而已小國尚可支持到楚靈王無道晉平公衰弱又不敢與之校鄭以蕞爾之小國事兩霸主朝廷貢賦與平時所貢之物已添了一倍所以不得已作邱賦當時其他諸侯亦莫不供兩霸主貢賦何故他諸侯皆能

供而不至作邱賦獨鄭不能供而作邱賦蓋子產爲政常欲使鄭國整齊有餘不使到闕乏地位所以不恤人之謗巳而作之子產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子產不從蓋三代之治略示大綱刑便無定所以人心常聳動敬戒而不敢犯當子產未鑄刑書民但知有五刑而不知有五刑之條目故民猶有敬戒之心及刑書既鑄民皆可以便己自營執上之法以取必於上開人僞心堯舜立法之意都失了子產只要目前整齊不爲後計正緣他規模如此但要無一法之可議一事之可指而不知流弊於後世以作田賦鑄刑書二事觀之方其作田賦渾罕諫之曰作法如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則不可以無法其鑄刑書也叔向諫之則以爲不爲刑辟大抵賦之與刑二者之用正相反賦不可使之無定刑不可使之有定蓋賦自有中制不可多取一分多則大桀小桀不可少一分少則大貉小貉豈可不定若刑則不可有定蓋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

辟臨事制刑人當誅戒及纖悉既著為法則小人執法為姦子產於二事正相反賦不可不守法却變法刑不可定法却鑄刑書以此知天下事治亂相去正如奕棋當去東處着却去西處着了當去西處着却去東處着了以東為西以西為東則勝負可知

左氏傳說當邲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欒書之徒一見楚師便欲斂軍避楚則其強弱易曉邲之敗其罪固在先穀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穀之剛愎不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穀者蓋新進之徒威德未孚於人如此以楚嬖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新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敗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濟特其素望之未洽於人所以至於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為大夫蓋欲涵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

敗事者良以此也故邲之戰雖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彘子以中軍佐先濟林父不得已而從之此彘子之罪又使趙括更行人之辭是以懸言激楚之怒亦彘子之罪不設備而爲楚所乘三者雖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乃元帥至於魏錡趙旃以不得官職挾憾而往欲敗晉師是人皆知其不可用獨林父不察一請往即許之遂至於敗國事此乃林父之罪先縠先濟而林父亦從之此亦林父之罪及後爲楚軍所乘鼓於中軍曰先濟者有賞遂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此亦林父之罪原邲之敗皆是晉將帥浮躁不協遂至於敗晉自邲敗之後大半規模與前不同故常厚蓄自斃不敢有事乎他既不急於報楚亦不急於報鄭如伐鄭但蒐焉示之以將而還及楚圍宋亦不派使解揚致命而已惟其如此所以有鞌之勝夫以滅狄數者之事觀之林父之謀慮亦可謂明矣至於邲之戰何如此之昏亂蓋人心不可昏當邲之戰緣先

穀强狠必欲先濟林父不得已勉强從之惟其自相矛盾故林父方寸都昏亂了其徒先濟之時心已不在軍事是以舉措乖錯邲之戰先穀曰由我失霸不如死欒書從旁而止之至鄢陵之戰書為元帥乃曰不可以當吾世失諸侯反蹈先穀之覆轍而不自知何智於前而昏於後也蓋天下之事旁觀之時無不精審及自臨事時利害切於己私心難克所以如此

春秋主魯而作者也故錄魯之行事特加內魯之文列國稱侯而魯獨稱公列國君卒而魯獨稱薨列國之君至魯則曰朝大夫至魯則曰聘而魯之君大夫有事於列國則曰如經書公如齊如晉大夫如陳如鄭是也列國之盟於魯則曰來盟而魯之有盟於列國則曰莅盟經書公子友莅盟叔孫婼莅盟是也列國之擅相吞滅者書曰滅而魯則不書滅而書取經書取郜取鄟是也列國之專殺大夫皆書曰殺而魯則不書殺而書刺經書公子買不卒戍刺之刺公子

假是也列國之君去國則書出奔而魯則不書奔而書孫經書公孫於齊是也春秋可謂尊魯之至者也仲尼删詩則史克之頌不班之邶鄘衛齊鄭之風而係於商廟之後其訂書則費誓之文獨附之盤訓誥命之末蓋不獨於春秋尊魯也春秋爲尊魯之至者將望之深而責之備也是故褒貶大法皆自魯始而是非善惡未嘗沒其實爲不書即位不書王不書正所以責備乎魯君也書夫人姜氏書婦姜書孟子所以責備乎夫人也書翬書柔書溺書仲遂所以責備乎卿大夫也曰郊曰禘曰大雩曰大閱曰大蒐所以正魯之僭典也曰考宮曰獻羽曰立宮曰毀泉臺所以正魯之禮制也曰初稅畝曰作丘甲曰用田賦所以正魯之失政也曰作三軍曰舍中軍所以正魯之兼并也曰築郿曰新延廄曰新作南門所以正魯之厲民也曰大水曰螟曰螽曰震電曰雨雹所以正魯之慢時也春秋責魯之備蓋如此哉迺一經之所書大而關乎王室之際皆係

乎伯政之善否交乎列國之往來凡因魯以立文者其示義固不專在魯矣至
爲而特筆者常事則不錄所以修泮宮復閟宮克淮夷魯之所以頌春秋闕焉
而所錄者皆事之變也故夫事之所由變而十二公之得失蓋可觀矣亟於伐
邾而捨盟蔑之信貪於得訪而忘許田之失始黨宋衛以仇鄭而終挾齊鄭以
惡宋入極之師既縱於無駭而伐鄭伐宋之師復擅於公子翬此隱公之所以
有鍾巫之變也捨許田以遂鄭黨納郜鼎以成宋亂強則屈己於齊鄭宋衛之
國弱則肆志於滕杞曹邾之君始逆兄弟之倫而天理斁終瀆夫婦之分而人
欲從此桓公所以取彭生之禍也會戚廢復仇之義納衛有獎叛之謀圖郕悖
同姓之恩追戎啟夷狄之侮觀社則國政荒刻桷則侈心騁此莊公之所以不
能克己者也養慶父之禍而弗除賂季子之賢而弗任此閔公之所以不能保
國者也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夷之罪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

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事不足洗至鄗之恥此僖公之所以不得爲全實也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强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郪邱路盟則辱於齊此文公之所以安於媮政也路田求婚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爲媚齊之謀不會於扈不盟於淸邱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恣於邾則取向取澤猶未饜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四卿得志於齊僅能報二鄰之侵而三朝三聘於晉不能止沙隨苕邱之辱如京師似可以求尊王之名而會盟於蜀莫能掩其背華之實此成公得不償失而不知其非也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有三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伐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久長倚晉爲重而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治實生亂而不悟其發也納牟夷之叛則非所以爲臣子之訓娶吳則非所以明三綱

之序如晉至河而見却則無以為托國之謀築郎囿則民竭於公蒐紅蒐比蒲則我政歸於下此昭公之所以淹恤於乾侯也會於夾谷而歸龜陰之田行乎季孫而墮費郈之都雖僅能明禮義之治雉門兩觀之作而僭典莫之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謟於女樂而政歸強家此定公所以有聖人而不克用也五伐邾而勞師於外四城邑而罷民於內伐齊以離中國之與事吳以結非類之好此哀公所以有失國之辱也夫魯雖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其實衰微削弱不得與齊晉大國齒而儕肩隨於陳鄭曹魏之間然所以猶賢於諸侯者有二其君猶知以禮而自守也其卿大夫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而所以國多變故而不靖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設而無正始之道也其兵柄不收而無馭下之綱也當時齊晉圖伯常以得魯為重魯之向背乃列國之所觀瞻齊桓始合會盟魯之不肯輕從者蓋遲遲二十餘年甄之首會姑以單伯來

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谷之合天下莫敢不至矣亦以公子友涖盟至召陵以後始堅於事齊而齊未得魯莫能自安宋襄以非禮召諸侯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楚虔爲申之會汰心肆欲震搖諸華大侯小伯雖心知其不可勉强麇至而獨魯從容進退辭以時祭所謂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臧僖伯觀魚之諫哀伯取鼎之諫曹劌觀社之諫展喜之退齊師季文子之孫莒僕大師之樂大史氏之贊所謂其卿大夫猶多識典章之舊也

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齊桓歷艱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勞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盛驕未除悼公之措施矣更事變未多閱義理未熟也乃能忠信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慮却顧之謀無輕退輒快之舉蓋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八年九合諸侯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與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己

和戎則不貪功夷狄也朝聘有數則不求多列國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服諸侯得鄭而駕楚哉使晉以智力相長設詐術任强力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懿德臨之雞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此豈有勢要力刦之爲哉故十三國相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齊桓公事）執曹執衛（晉文公事）之事使晉以盟誓爲信質鬼神費辭令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此豈晉以區區之盟誓詔之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失盟之事使晉以戰伐爲威暴骨而還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以一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豈晉能以力競而勝之哉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悼公之所謂猶有君子之責也乎然悼公之盛如此而其失安在曰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之漸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

而不能蕭通吳之非夫諸侯盟會之權非大夫所敢干也蕭魚以後凡三大會士匄荀偃實假然主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譏於諸侯而譏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之不可失也戍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卒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啟猶楚之不可釋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猶甚何明於治楚而闇於治吳乎不然則悼公之伯遠過桓文矣

左氏傳說楚莊既勝晉不肯築京觀此亦是不敢居功之意既伐陳因申叔之言即封之既入鄭因其君有禮復封之退然不敢自滿引詩書之音宛有儒者氣象及其過周問鼎之輕重遽然陵轢天子聘齊不假道於宋聘晉不假道於鄭而又陵辱諸侯所謂儒者之氣象已不復見何故蓋生乎其地安乎其俗風聲習氣易於漸染故難轉移楚自武王以來其君臣日之所講者無非此等事

觀其僭號稱王迫脅陵轢氣象巳有定本此亦家法所使雖莊王之賢不能免乎氣習故莊王觀以爲常以此知居移氣養移體學者不可不知晉自莊王在時其兵未嘗輕動觀林父略狄土以廣晉初未嘗與楚爭也及其伐鄭亦但蒐以示之整而已初未嘗急於復鄭但積習培養其方遂致有鞌之勝至鞌之戰莊王已死方敢用威以治中夏蓋其時楚莊王之威加於諸侯自齊桓晉文之後襄公以下皆不及楚楚所以霸其根本安在惟欒書之言最得其要其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重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此數句是得楚君臣相警戒王之所以王霸之所以霸強國之所以爲強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皆不出此最學者所以用工夫處鄭之敗以彘帥之情不一

自相矛盾不能降心相從所以致敗鞌之戰深以相從爲先郤克爲元帥韓厥爲司馬元帥之尊司馬之卑厥欲斬人克救之無及從而勸之使徇且曰吾以分謗也克之意未必止於分謗所以先自降尊貶重如此則羣帥安得不和正欲啟將帥降心相從之意其後晉師有功歸范文子後入其羣帥亦皆相讓郤克啟之也以是知邲之敗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爭而已鞌之勝其條目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和而已其後君臣不無自滿魯來朝晉景公不敬齊侯朝晉郤克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君臣爲勝心所動此晉所以不如楚也

左氏傳說晉楚軍制惟邲一戰所載其詳晉出師時爲三軍荀林父將中軍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到後來鞌之功方分爲六軍然以邲之戰考之當此時晉雖未分六軍之名已有六軍部分晉師臨河自隨武子以下皆不欲濟惟彘子以中軍佐濟當時若止是三軍時中軍將自是林父彘子安能分軍先濟

當時楚亦有三軍如子重左子反右所謂三軍是正軍孫叔敖爲令尹乘闔之政不在三軍之數是統三軍者如南轅反旆其或進或退軍之號令皆由令尹以此知令尹是統三軍者當時三軍是正軍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內官序當其夜是親軍不在三軍之數游闕四十乘從唐佼游闕自是往來補闕者看甚處游游闕則從而補之此所謂奇軍奇軍便是正軍中分出不是正軍之外別有奇軍但不係步伍之數者臨時看厚薄旋分補到後來楚既敗晉以乙卯日敗丙辰楚重方至以此知輜軍常後正軍一日到蓋楚之軍甚有法輜重不過正軍一日若與正軍相過太遠便有游擊之患太過近重兵才亂便亂了正軍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甚多只緣不是太近則太遠楚之軍制不特如此看他所謂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尤詳備軍行時敵在右則持轅以備敵在左尋水草爲宿之備軍若宿後旋求水草則亦不邀擊之患惟軍正

行時右則持轅左則蓐草頓兵相接截然整齊所謂前茅是旗名或遇山險或遇敵前舉旗則後面可以爲備中權是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所謂後勁是精兵在後大抵後來勁兵多在前多被敵人擊敗惟精兵在後可以爲前之備百官象物而動物是旌如周禮公卿建旜大夫士建物隨旗所向看舉其處公卿都隨此是師之耳目其畫如此夜又其嚴畢親兵論之可見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親兵之車十五乘常駕在這裏晝夜相輪凡宿當夜今之所謂當更如此則敵人掩襲不得看楚軍制如此之詳安得不取勝又看楚之戰亦有法當時楚既陳晉未成列孫叔敖三軍皆進當時楚王在中間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時又分左右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及戰時晉中下軍皆望風而走惟上軍未動時楚左拒正當上軍之衝恐左拒獨當不得使潘黨以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

何故添游闕四十乘又添唐侯一軍只緣中下軍皆散了惟上軍未動見他添
生軍多所以說楚師方壯緣此三軍都走此又楚戰之法
春秋提綱平桓莊僖惠之春秋王室猶可爲也莊公以前聖人望周之意惓惓
焉伐鄭之舉京師猶有奮伐者救衛之舉京師猶有奮救者莊公之後絕無
之矣王命虢公伐曲沃(隱公五年)立哀侯諸侯猶有奉王命立國君者王命
虢公討樊仲皮(莊三十年)諸侯猶有奉王命伐叛人者莊公以後傳絕無之
矣征伐自諸侯出蓋始於齊小白圖伯之年也然則防於小白圖伯之何年耶
曰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之役也會伐非王室之事也伐者主之會者從之也
泰誓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羣后以師畢會諸侯會武王之伐者也單伯會伐
則伐之者齊而從之者周矣經書會伐志征伐自諸侯出之始歟雖然是役也
周人之所甚愧也前乎此未聞有此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諸侯猶有會

伐者也今乃堂堂天子之周而聽命於侯舅之齊不往則甚難於齊其往則甚易於周徘徊不肯發而若有所待爲諸侯伐宋於是年之春至其竟伐其邑而單伯乃會於是年之夏遷延顧望之意可見也然自會伐以後經無出伐之文矣莊二十七年天子將有討於衛而未敢討也使召伯來賜於齊侯且請伐衛爲征伐之權倒置於此周遂無以爲周矣或者不察乃謂齊桓挾舊伯業莫重乎召陵不請命於周可罪不知伐宋之始未得征伐之權而請之也召陵之役既得征伐之權而遂用之也向也伐魏周人且請伐於我今也伐楚我尚何請伐於周哉推原其由單伯會伐宋天子之權一失也召伯請伐魏天子之權再失也召陵之役移於齊城濮之役移於晉勢之所趨雖欲挽而使之留不可得也周柄雖移諸侯猶以周目之也日久日忘則諸侯有以列國視京師者矣單伯之來其會其否權在周也自後晉召而莫敢不來矣處父救江王叔桓公與

爲晉侯伐秦劉子成子與爲春秋不書甚不欲單子之事再見也鄢陵以後晉人克敵而驕憑陵京師曾不若郲杞然單伯之書猶不列於諸侯成十六年之尹子第與諸侯同序則晉人以列國而例京師久矣一卿既會伐於十六年之秋二卿復會伐於十七年之夏跋履險阻曾未息肩是冬單子又以會伐至矣吾諒周人之心未嘗不欲收征伐之權而力不足鞏之戰鞏朔獻捷於周王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似乎責晉人不請命而專伐之意不思太阿之柄周移於齊齊移之晉亦如郜鼎之移於宋復自宋而移之魯有數年矣豈區區片晉所可請復哉

春秋提綱春秋之初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沮之者二春秋之末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棄之者一齊僖鄭莊馳騁東周之間專盟會伐號爲小伯蔑王室無能爲者矣一旦天子震怒自將伐鄭蔡衛陳皆其仇讎奔走從命於下執事寤生不

歸死於尉氏而敢抗衡於王室猶有鬼神殛之矣誰爲之當服春秋之上刑矣使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沮之者鄭寤生之舉也寤生祿父天奪之魄威權當復歸王室矣上下十載伯圖未興王室可爲之機間不容髮王人子突救衛其善於投機者然奈何祿父之後襄公繼之術用一詩述其不德而求諸侯之意敢於伐衛敢於抗王五國皆有辜而齊其首者也滅紀國戕佞欲不忌使王室有可爲之機而沮之者齊諸兒之舉也自單伯會伐之後一百七十有四年諸侯迭進狎主齊盟周無復可望者乾谿之役楚始大創平邱之會晉失諸侯此持周室可爲之機特未有以發耳楚瓦不仁拘唐蔡二君者三年唐蔡不能討楚而歸之晉晉無以合諸侯而歸之周入東周以來所無之機會也左氏曰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入春秋以來所未見之文也會十有八國之師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而卒止於侵楚吁惜矣哉吳興矣周不可復望矣有大可爲之機而

自棄之者周之舉也王師始於伐鄭不於伐楚此王室之所以爲始終者也豈特王室之所以爲始終者哉單伯以前諸侯有私伐矣單伯以後必伯主而後伐天下之有伯也劉子以前必伯主而後伐矣劉子以後又諸侯之私相伐天下之無伯也然則劉子以後之春秋尤甚於單伯以前之春秋也又伯主之所以爲始終也周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爲春秋齊晉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爲戰國案有國者國敵不患無機可乘特患全無豫備敵有機可乘而我莫能應欲發憤自强必先臥薪嘗膽越句踐燕昭王其君若臣皆數十年竭力經營始能乘機一逞否則夫差齊湣皆以驕暴致亡其時列國方爭恐乘機而起者不必越與燕二國得志也苻堅伐晉大敗身死國亡晉人不能乘機而復中原完顏亮伐宋大敗身死國亂宋人不能乘機而雪仇恥皆全無豫備而失此機會猶周之萎萎不振也是故大有爲者恃己而不恃人善用兵者知彼必先知己

晉司馬侯對其君云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恃此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
濟正是此意
戎狄之患文武之世未免有之詩自宋微治外以下歷道獫狁孔棘之辭才一
章及於西戎而已春秋載戎患之國二狄患之國八則狄患視戎患爲尤甚
(戎患二魯曹狄患八邢衛晉溫宋齊魯鄭)蓋北狄之性殘忍悍鷙尤甚於戎
其爲中國患亦甚於戎春秋正名之書於山戎北戎姜戎雒戎戎蠻陸渾之類
於狄曰赤狄潞氏甲氏留吁之類深惡他族之滋實偪處此然夷狄之患不足
憂戎狄黨楚之患深足憂戎起於西狄起於北得以綴齊人討楚之師狄强於
北秦强於西得以牽晉人治楚之計秦楚戎狄俱弱而晉卒輸伯於吳則春秋
於是終焉耳魯惠以來三世修好隱桓二君蒞歲卽盟以堂堂周公之魯而制
命於東郊之戎公及之盟不以爲諱莊公不尋舊好而戎人敢爲濟西之患啓

執王使（隱七年）而衛人不能救歷詆晉君（莊二十四年）而方伯不敢問后稷封殖天下實誰制之不得不考其故蓋自莊公二十年齊人伐戎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自是戎終春秋不爲大患突齊侯獻捷之明年狄人伐邢越二年狄又入衛止一戎又生一狄齊侯始付之無可奈何次孫北城楚邱聊一紓邢衛之目前姑且置狄人於度外以戎狄故齊人不得南向而問楚者二十有五年入蔡伐鄭竟莫之恤至戎狄少戢然後爲召陵之役非戎狄有以牽制之歟桓公經營諸侯惟晉不來齊不敢伐狄敢伐之晉固有輕齊之心溫王殺也諸侯滅溫又有輕周之意借曰晉遠諸侯齊置不問溫王殺也罪無可逃不合諸侯以討狄罪乃召許男同伐北戎（僖十年）孰急孰緩耶無何衛鄭（僖十二三四年）又以侵告楚人間中國之狄患減責伐徐（僖十四五年）勞又張於前日矣桓公屢稱伐戎之功不足以贖縱狄之罪桓公云乎楚狄交熾敢假義以救齊

（僖十八年）敢示威以伐衛敢被髮左衽與諸侯盟（二十年）諸侯無歲不有狄師不有楚忠春秋子楚而人狄豈夷之強至此哉城濮之役一戰勝楚義狄人爲是懼不敢復謀不數年侵齊（僖二十年）圍衛（三十一年）文公尙在狄且無畏文公既歿狄不伐晉而及箕耶（僖三十三年）此一役也先軫不反命大爲晉恥故文公以後狄患尤甚於僖公以前侵齊（文四年）侵我（文七年）侵宋（文十年）侵衛（十三年）良以諸侯無討故也

秦人世仇晉爲晉梗晉人北顧則有狄西顧則有秦諸浮之會（文十三年傳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豈爲他人唯秦狄是憂使楚人得恣睢於狼淵（文九年）壺邱（九年夏）厥貉（十年皆見傳）之役諸侯攜爲之有新城之會（十四年）僅僅收拾旋又失之（宣元年伐鄭六年侵陳）辰陵之盟（十一年）一付之楚晉失爲伯豈非殽函一役誤之耶嗚乎成楚人抗伯之勢者秦狄爲之也中行桓

子懲邲之敗(十二年)捨楚問狄以文其喪師之恥赤狄潞氏林父滅之(十五年)甲氏留吁士會滅之(十六年)君臣相與告慶而矜功春秋不稱其帥止稱師或稱人者苟范求名而不得也成三年晉郤克伐廧咎如十二年晉人敗狄於交剛喪師於楚而取償於狄所得幾何然自交剛以後狄不爲諸侯憂者三十有九年不可謂晉人無功也大鹵一敗(昭九年)狄遂大創終春秋不復見經矣噫夫戎盛於春秋之初而狄踵之狄起而戎已衰狄盛於春秋之中而秦踵之秦强而狄獨熾之三强者不足爲齊晉之弱祇足以成楚之强至春秋之終秦楚戎狄俱以懲告而晉之伯業卒不加於前時者晉卿貪伐鮮虞之罪也召陵討楚機會可乘晉辭諸侯乃以中山不服藉口今年士鞅帥師伐鮮虞明年士鞅帥師伐鮮虞蔡侯反假手於吳以伐楚吳以入郢告功於諸侯晉師獨敝敝於鮮虞不少貸失肩背而養一指謂之何哉昭定哀之春秋晉猶伐鮮虞

者五大抵皆陪臣自為封殖之過而晉伯堂堂然去矣桓文攘狄固無損伯業之盛景厲以來之治狄亦無救於伯業之衰憂戎狄者盡亦自強於政治而已不然秦楚戎狄之俱弱晉遂失伯何耶案范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文子此言似乎偷安縱敵而實有遠慮厲公三郤之禍卒驗於後其後晉楚弭兵楚為章華之臺晉築虒祁之宮而楚亡於侈晉亦替於偷西晉平吳山濤引內憂為戒武帝荒於游宴掖庭殆將萬人不再傳而五胡亂華宋李沆謂人主不聞兵戎水旱之言即有土木禱祠之事正孟子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意且中國夷狄互為盛衰而夷狄又互為盛衰漢患匈奴匈奴先漢而亡而鮮卑興唐患吐蕃回紇先唐而亡而契丹興宋則契丹亡而金興金亡而元興其前所患者未足患而後出為患者更

甚於前故有國者惟務自强而不求無外患秦楚戎狄俱弱而晉遂失伯是其一證

乾上坤下而天道立君尊臣卑而人極建此義行乎古今之正而彝倫之所以敍世教之所以不泯百王法度之所以相承者也春秋一經總攝萬事而大本始於尊王聖人蓋謂尊卑不著則人紀不建而天理熄矣尚何萬事之有尊卑之義立而後是是非非昭明而不外此春秋所由作乎春秋之法有述有作小事則述舊而紀錄大事始作以制義尊卑之分君臣之等孰有大於此者皆斷自聖心而始作者也按杜預載晉汲冢得古書科斗文字其紀年編有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之文即春秋天王狩於河陽之書睹此則尊王之辭信爲仲尼特筆也是以王加正月首明大訓前未有言天王而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未有稱京師而衆大之名自春秋設嗚呼是聖人定尊卑位君臣復建人紀之大

也自平訖敬十有三王王室之事錄乎經者九十有二春秋克己自治之道揣本而不齊其末正始而不治其終者也書天王書天子書王者欲其修身有本奉天有道法文王之達於天德宣王之儆懼天命而無害德傷治之階矣書王后書王世子書王子者欲其齊家有度傳統有正思關雎之正始下武之繼文而無並后匹嫡之萌矣書京師書王室者欲其朝廷必治國體必立念豐岐之所由與鎬京之所以盛而無下堂厭尊之失矣書居書入者欲天下爲家述時邁之訓復東都之舊而無以臣召君以君避臣之事矣書來錫命來歸賵歸含歸脤者欲其謹命令嚴典制紹彤弓之錫功韓奕之賚德而無屈命僭侯淫寵賤妾之悖矣書來聘書來求金者欲其惟禮之守惟正之供修大宰貢賦之式宗伯聘問之節而無辱典征利之瀆矣書朝王書如京師者欲其奔走列國由明堂之位罷鄭宮之政而無强侯大邦慢上之患矣書王臣之主盟主會主伐

者欲其禮樂征伐悉歸於上如召伯之率職吉甫之治戎而無侯伯陪臣掠權之變矣皆因其不正以反之正而致意於本原者也如此則東周改物而五伯之績可絀矣

右講義二卷乃　先大夫教授高等中路師範長郡中學三校生也近世歐化之學盛行經學質樸恆不爲華士所喜研經者且日少學漫以衰先大夫惕然憂之以爲保存國粹不可不注重經學其教授時復不作艱深之論以苦人索解於闡明微言大義外必取與現今時代情勢相合與事之關乎政教者反復發揮以求通經可以致用議論宏博輒鏗鏗作金石聲故　先大夫升堂演說諸生廓不屏息端坐傾耳靜聽忻忻爲無倦容間有特往聆講者講學之善亦可見矣　先大夫捐館後講義多散佚不全茲從各校裒集約得四萬餘言都爲二卷因友人咸索遺集亟付手

民以副雅意　先大夫著書數百卷皆已風行當世此編於春秋左氏尤多發前人所未發談經者當家置一編不徒作尋常教科書讀也

男嘉祐謹識

春秋講義終